

Tranquility is Beyond Price

British and American
Nature Writers

程虹 著

宁静无价

英美自然文学散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Tranquility is Beyond Price

British and American
Nature Writers

程虹 著

宁静无价

英美自然文学散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程虹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166-8

I. ①宁… II. ①程…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文学研究-美国-文集 IV. ①I561.06-53
②I7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803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宁 静 无 价

——英美自然文学散论

程 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66-8/I·1420

定价 35.00 元

序
>>

程虹

2007年7月12日

最初接触到“宁静无价”一词是在2003年5月。当时我看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Sigurd F. Olson)于195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那些无形之物”(Those Intangible Things)的演讲稿。依照奥尔森的解释,“那些无形之物”是能够激起我们的情感、关系到我们的幸福与满足、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举例说明,位于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那一小片被喧嚣熙攘的大都市所包围的自然绿洲,其无形的价值对于都市居民而言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可谓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业化城市之中的心灵避难所。奥尔森继而陈述道,飞过天空的野鸭群具有无形的价值;出没于山间的灰熊具有无形的价值;野外的声音、气味和记忆以及我们在野外所看到、所喜爱的一切都具有无形的价值。奥尔森特意引用了当时《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宁静无价”(Tranquility Is Beyond Price)。《纽约时报》之所以刊登这篇文章,是与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给予有利于保护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裁决有关。奥尔森最后总结说,宁静也具有无形的价值。因此,保护河流、森林、土地及野生动物是与保护人的精神和心灵息息相关的事业。从奥尔森的这篇演讲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内心的风景是由自然的风景养育滋润的。

根据美国韦氏英文辞典的定义,“宁静”(Tranquility)一词的第一条解释是:从烦躁不安中解脱的状态;宁静、安详、沉着。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与灯红酒绿、人心浮躁的现代都市相抗衡的是沉默无言、由来已久、蕴意深长的自然界。而在现代文明中,人们渴望的也是在匆忙中保持心中的那份宁静。当然,“宁静无价”,还使我联想起在一本题为《在我的榆树下》(Under My Elm)的散文集中读到的一个真实事件。作者是位美国作家,他选择了新英格兰地区的一片乡村住下,以养蜂、种果树和写作为生。在他的视线里,有一棵生长在邻家草地上的榆树。一年四季,这棵榆树给他展示出不同的风景;岁岁年年,他都在与这棵榆树进行着某种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这棵树成为他心灵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树的主人是一位失明的老人,作者出于好意向他描述这榆树长得如何茂盛漂亮,不料树主却因为树过多地吸取了草地的养分,决定砍掉它。然而,这是作者无法接受的。对他而言,榆树已经不仅仅是外在的风景,而成为他内在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周边的某种标志物。在力劝树主不要砍树但没有奏效的情况下,作者历经周折,最终从树主手中买下了那片长着榆树的草地。作者在保护

这棵榆树上显示出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然的精神价值的认可。在他的眼中，那榆树是宁静的象征，也是他内心宁静的寄托。因此，他费尽心力，不惜钱财来保卫这棵榆树，保持这份宁静。我们不妨可以说，作者获得的不是一棵榆树，而是榆树带给他的那种自然中的生机与色彩，定力与宁静。

多年前，缘于在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遇，使我对一些深谙“宁静无价”之道的美国和英国的自然文学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出版了介绍并评述美国自然文学的书《寻归荒野》之后，仿佛意犹未尽，又应邀在上海的《文景》月刊上主持了《重读自然》专栏，旨在对美国及英国自然文学的名家名作进行梳理与评述。收入本书的，除了在《重读自然》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之外，还有在《外国文学》及《文艺报》上发表的有关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分门别类，形成了主题分明的不同篇章，编辑成书。基于我对英美自然文学的感悟，本书命名为——《宁静无价》。

记得一位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在一本书中写道：“我总是想从细微之处来思索自然，那些人们每天面对的景色，从窗口沿一条小路的方向望过去的景象，那些身边的自然。”本书想唤起的不是某种具有教化意义的环保主义激情，而是想与读者一起分享宁静之乐趣，一些从细微之处所体验到的哲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把整个大自然比喻为一本书，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让我们从研读自然的过程中了解自我。然而，大自然这本书中，诚如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埃德温·W·蒂尔（Edwin W. Teale）所述：“有许多页码是被前人撕破了。所有过去曾经存在的东西，大都烟消云散了。而当下我们所有的，即我们所观看的东西，也是如此。”我想，此书所收录的作者及其作品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了他们眼中荒野的影像，以及这些影像在他们的心中产生的愉悦。英国作家D·H·劳伦斯（D. H. Lawrenc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噢！割断自身与四季的节奏，割断自己与太阳及大地的联系对人类而言是多么大的灾难！……我们错就错在这里。我们从根上就在流血……”本书会告诉人们，在这个强调速度与发展的时代，几乎与荒野的背景完全脱节的现代人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旷野、群山、大海以寻求精神上的援助。或许，当一个人在爬山越岭，走过沙漠，涉过河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中却涌动着一一种渴望。他从自然中汲取了博大、辽阔、沉静及其他可意会而不可言的东西。只是在事后，在宁静的记忆之中，荒野的

精华如同一场旧梦重返他的脑海，那是一种内心的满足与精神的辉煌。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他重新找到了做人的根基与定力。

本书所评述的自然文学作家如同大自然的向导把我们引向不同的地域：我们随苏珊·库珀（Susan F. Cooper）领略她的“乡村时光”；跟着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走过“少雨的土地”；“康科德的圣人”爱默生让我们看到了“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教我们学会“简朴、简朴、再简朴”；哈德逊河画派（The Hudson River School）以19世纪哈德逊河流域的神圣风景诠释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两位约翰向我们展示出19世纪美国的“山之王国”及“鸟之王国”中的别样风采；英国18世纪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以终身居住在一个小乡村的经历，写就了塞尔伯恩的田园牧歌；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给我们讲《我心灵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Heart*），让我们的身心畅游于他故乡的那些波浪起伏的丘陵；“海岛女王”西莉亚·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让我们欣赏“多鱼群岛”及“海岛花园”的壮观及美丽；梅布尔·赖特的（Mabel Wright）《自然之友》（*The Friendship of Nature*）描绘出美国“新英格兰的五月天”；W·H·赫德森（W. H. Hudson）以其独特的经历书写南美旷野之风与英伦田园风光；行走于英格兰风景之中的托马斯（Edward Thomas）邀请我们与他一起追逐春日……在人们惊呼“自然已死”的现代社会，我们从上述作家的作品中读出了自然的勃勃生机，读出了自然的万象更新，读出了人类从自然中可汲取的动力。重读自然，实际上也是重新评价自然。同时，这些作家大多是“熟读自然”之人，他们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中汲取了灵感的源泉，狂野的想象力，以及大自然赋予的神来之笔，从而才使其作品显示出鬼斧神工的魅力。他们的写作素材基于体验自然的亲身经历。他们不是静坐在家，邀请自然到家中做客，而是走进自然，与自然进行最亲密的接触。因此，可以说，自然文学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人类心灵与自然之魂的沟通与对话。

在这些自然文学作家的笔下，自然是神圣的代名词。走向自然，实际上，也是走向神圣的风景，堪称是心灵的朝圣。苏珊·库珀把森林看作是她心灵的圣地。她在《乡村时光》（*Rural Hours*）中写道：“当我们从灯红酒绿、嘈杂混乱的人世来到这里，当林中的阴影遮在我们头顶时，那是种何等惬意的感觉。从上苍吹来的风似乎在散发着芳香的树枝间徘徊，阳光如

同上帝的祈福洒向绿叶。森林野性的气息，连同脂香与果香扑面而来，清新无比；美丽的森林之光，既不耀眼，也不灰暗，充满了平静的魔力，将宁静挥洒于心间。”约翰·缪尔（John Muir）则在优胜美地山看到了一个自然的教堂。他称这自然的教堂的每一扇门都和蔼地向那可怜而孤独的朝圣者敞开着，从而得出了“走向外界，就是走向内心”的结论。在《论自然》（*Nature*）的开篇，爱默生引导我们在夜空中进行心灵的朝圣：“如果一个人希望独处，那么就让他去看天上的繁星。那来自天国的光线将会把他与庸俗之物分离。……让崇高在心中永驻。”玛丽·米特福德（Mary Mitford）的朝圣颇具浪漫色彩，她在采集野生紫罗兰中找到了精神的升华：“在这花木繁茂的山丘上，用鲜花装满我的花篮是多么快乐！这是心灵的更新！重新置身于这种甜美的宁静之中恰似回到了无忧无虑、欢快温柔的童年。正是这种思绪成为诗歌，成为神圣的情感。”杰弗里斯则形象地将树木、青草和群星比作他“外在的神经与血脉”，描述“大地之声在我身心中穿越”的感受，他“朝着日出的红云及紫色的晚霞祈祷”，并声称“我或许领悟到了太阳、光线、大地、树木及青草的内涵”。托马斯在足迹遍及英格兰的乡村之后，表达出“除了大自然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观点，因为“我们无法在城市求得和谐。……我们在城镇只会感到令人痛苦的人类辉煌，但是在乡村，我们却时常会感到某种庄严的宁静，某种将我们与无穷和永恒连在一起的命运”。托马斯的言词或许略有偏颇，但是隐居在美国东部山脉黑熊湖畔的拉巴斯蒂（Anne LaBastille）的肺腑之言却极富哲理：“在高大的松树、清澈的湖泊、飞跃的松鼠、连绵的山峰、胆怯的小鹿、清新的空气以及各种动植物的环境中，我分享着一种与自然界，与生命本身融为一体的感觉，那种世代代、生存不息的满足感。”让自己成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把精神寄托于山水之中，从自然界的博大与沉静之中求得心灵的宁静及满足，这或许也能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永恒。

在这些自然文学作家的心目中，自然也成为文学艺术的殿堂，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他们写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对自然印象的简单复印，或者是纯粹地折射自然。他们是把对自然的领悟与人类特有的智慧结合起来，用艺术的手法来解读自然。他们的作品虽然是自然的习得，也堪称是艺术的创作，可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而且既是文章又是乐章。他们将诗歌中的意象主义、音乐中的调性及绘画中“彩光画派”等手法浑然一体地用

于写作之中。当我们读约翰·缪尔的作品时，会深深感到他的笔端传达着诗意：他笔下的风是“大自然的呼吸，悄悄地把安宁送给每一种生物”。他笔下的花是“欢乐的光的孩子”，他笔下的星星是“天空中的百合花”。他笔下的自然刚柔相济，“她是护花神，用温柔的手抚爱着花朵，给它浇水，染上颜色，同时她又以神奇的力量，建起地上的岩石之山和天上呼唤着雷雨的云朵之山”。科尔（Thomas Cole）在《美国风景散论》中带给我们的享受。他声称：“瀑布是风景之声音，因为岩石与森林只有借助风声才能发出类似被动的乐器发出的响声，瀑布则不然。瀑布奏响的是它自己的乐章，岩石与群山则以回音报以余音缭绕的和弦。”从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音乐的旋律与和声。西莉亚·撒克斯特笔下的大海及海岛颇有“彩光画派”的风格，因为那是光线与阴影的强烈反差，“大海及天空都染上了拂晓的玫瑰色，过往的点点白帆把柔和的光洒向光秃阴郁的岩石上，甚至连海鸥的羽翼都被拂晓染红”。一方面，她看到：“海岸边快乐的山丘仿佛在阳光中欢笑，大海的满面笑容随着海浪层层溢出。”可另一方面，她又观察到：“整个冬季，这些小岛与世隔绝，候鸟飞走，草木凋零，只有阴森可怕的雪造访小岛，而它们那种沉默的习性如同鬼魂般令人悚然。”明媚的自然与阴暗的自然之影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当然令人敬佩的还有西莉亚·撒克斯特对自然中色彩的把握：“我曾在子夜看到多种色彩交织的夜空：深红、翠绿、橘黄、湛蓝，层层叠叠，颤动着闪现于北部的天空，或许还有天顶的玫瑰色，以及由东向西的一条黄色的光带，仿佛世界是一只篮子，而这光带是它金色的篮把。”难怪梭罗生前曾感叹道，面对多彩多姿的大自然，“我们的颜料盒显得那么单调贫乏”。人们很难说清楚自然文学作家的作品究竟是如诗如画还是如歌，或者说是三者兼得。

从自然的角度来欣赏艺术，感受艺术也是这些自然文学作家作品中的特征之一。在《卢浮宫中的自然》一文中，杰弗里斯描述了三次去看维纳斯雕像的情景。这件艺术品之所以引起他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她唤起了作者对可爱的大自然的回顾：“站在这里，产生于鲜花及微风摇曳的树叶中的往昔记忆涌向心头，我看到那花与叶的记忆与眼前的雕像是如此和谐。这件艺术品的生动独特之处在于她再现了人类在自然中神秘的感应力，那种曾呼唤我到森林及河畔的感应力。她以可爱的形态表现了夏日的阳光与色彩；……尽管我无法描述她的完美，但对我而言，她在某种程度上与自

然中的理想之美紧密相联。”而西莉亚·撒克斯特每年夏季举办的海岛文化沙龙，则堪称是自然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显然，这些自然文学作家不仅给读者奉献出如诗如画如歌的作品，而且他们自身也过着用大自然滋润心灵，从自然的角度透视艺术、享受艺术的丰富生活。

现代人的心灵为什么离不开自然的滋润？或许，梅布尔·赖特对此做出了绝妙的回答：“水鹤的宁静与歌声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们安抚着心灵；果园、阳光及归来的牛群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们温暖着情感。”然而，对自然的渴望并非是当代自然文学作家所独有。可以说，对自然的热爱及对心灵宁静的追求是古往今来、跨越时空的一种人类共性。本书的最后一章收录的文章旨在说明自然文学纵深的发展。就纵向而言，有现代人与古代人承上启下的沟通；就横向而言，既有东西方文化在同一主题上的比较，又有自然文学自身的扩展，比如由自然文学而衍生的“环境文学”及“生态批评”等等，从而显示出自然文学的前景及生命力。

在《乡村时光》的作者前言中，苏珊·库珀谈到她写此书的初衷完全出自作者的喜爱。并声称“它是一年四季乡村生活中那些平凡小事的简单记录”。“长期居住在乡下，在田野中漫游时，你自然会收集起乡间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观察与体验。随后，又在火炉旁愉快地回忆起它们。然后，或许会乐意与朋友分享。”由此使我联想到，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也都是出于我的喜爱写就的。因此，渴望与广大读者分享我的愉悦，而不愿意使它充满了各种注释，以严肃的面孔出现，令人望而生畏。书中所摘录的片断几乎都由本人译自原著。书后附有参考书目，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对自然文学这一领域做更深入的了解。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文景》月刊的杨丽华编辑为开设《重读自然》专栏及编辑出版《宁静无价》一书所倾注的热情和给予的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书勇编辑为此书的出版做了精心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目录

序/001

自然与心灵的交融/001

——漫谈自然文学

第一章 思想与自然

引言/019

一、自然是精神之象征/024

——爱默生眼中的自然

二、相近的灵魂/041

——哈德逊河风景画派与自然文学

三、瓦尔登湖的神话/058

——梭罗的精神遗产

四、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两位约翰/079

——约翰·巴勒斯和约翰·缪尔

第二章 心灵与土地

引言/099

一、美丽的乡村岁月/103

——苏珊·库珀与她的《乡村时光》

二、自然文学中的两位玛丽/118

——玛丽·米特福德与玛丽·奥斯汀

三、开在岩石上的花朵/140

——西莉亚·撒克斯特的海岛之恋

四、新英格兰的五月天/164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梅布尔·赖特

五、黑熊湖畔的梦幻与沉思/182

——一位现代美国女性隐居荒野的经历

第三章 文化与田园

引言/199

一、塞尔伯恩的田园牧歌/203

——英国18世纪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

二、我心灵的故事/219

——理查德·杰弗里斯笔下的英格兰乡村

三、南美旷野之风与英伦田园风光/237

——W·H·赫德森的远方与往昔

四、追逐春日/252

——行走于英格兰风景之中的托马斯

第四章 跨越时空

引言/269

一、跋涉于荒野之中的心路历程/272

——解读美国小说《寒山》中的荒野情结

二、跨越时空的沟通/286

——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与中国唐代诗人寒山

三、寓于乡土风情中的生态忧患/301

——哈代《林中居民》中的生态意识

外文参考书目/311

中文参考书目/321

自然与心灵的交融
——漫谈自然文学

自然文学 (Nature Writing) 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 (Naturalism)。它是源于 17 世纪, 奠基于 19 世纪, 形成于当代的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从形式上来看, 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 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 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 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 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 一、土地伦理 (Land Ethic) 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 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 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二、强调位置感 (Sense of Place)。如果说种族、阶层和性别 (Race, Class and Gender) 曾是文学上的热门话题, 那么, 现在生存位置 (place) 也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